

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



贵州真有夜郎村

□叶辛

写过一篇小文《最后的夜郎遗存》，写的是贵州安顺市辖的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附近大山里的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曾经很偏远、闭塞，不为人所知。现今那里生活着300多个自称蒙正苗族人的乡亲。远近的黎黎说他们是真正的夜郎人后裔。夜郎国是中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，出自司马迁《史记》的成语“夜郎自大”讲的就是国土面积很小的夜郎国国王自以为大的故事。那里的村民说自己是正宗的夜郎国国王竹王的后裔，至今保存着夜郎王的玉玺。

这样的说法被当地的文化学者和民俗专家认可。自从“村村通”在贵州实施，由文旅人士推介后，近些年里，竟有包括老外在内的几万人走进了这个名叫牛角井村的寨子。当时，我在村寨上参加了他们的节庆活动后有所思有所感，写下了一篇小散文。文章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以后，当地的乡亲和干部，曾在这块土地上插队的知青都很高兴。

却不料，黔北遵义有文人给我打来电话提出意见。那位文人说：“叶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认定那里就是夜郎遗存呢？我们这里才是啊！遵义市辖的桐梓县离夜郎城30多公里，就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夜郎村嘛！当年，我不是陪你去过的吗？你忘记了？那地方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夜郎人啊！”他又说：“我记得，我陪你去那一次，快走找寨子时，迎面遇到几个

老乡，你问他们路时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就是夜郎村的乡亲，还热情地给我们指了路。你当时还疑惑，这些人知不知道‘夜郎自大’的成语？他们的神情丝毫没有自卑感啊！”我怎么会忘记当年的夜郎行呢？桐梓是我喜欢的一个县城，主要是因为县里出过一个人物周西成。他是贵州历史上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。40年前我在贵州省文联主办的《山花》编辑部工作时，问起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的原地名为啥叫铜像台。编辑部内外好几位年长的老同志都抢着给我介绍，说铜像塑的是贵州民国时期的名人周西成，现在讲的是他是民国时期的桐梓系军阀，当年他可是贵州省主席。可惜在与来犯的滇军打仗时死了……老同志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纷纷向我讲起周西成的轶事来，根本刹不了车。因为他们说话声气太大了，把隔壁书协、美协、剧协的人都吸引了过来，纷纷不绝地给我讲了好些周西成为人、判案、打仗时的故事。还有一位老同志直截了当地提议，你是写小说的，如果把周西成写成一本书，那肯定好看！

这件事，吸引我去遵义时往桐梓跑。到了桐梓县城，除了天天有人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周西成，我同时听说了夜郎被那个地方。联想到“夜郎自大”的故事，我起了好奇心，提议也去那里看看。不过，当年走马观花地看过夜郎坝

之后，我真的没把当代村民视作夜郎人的后裔。我反而觉得，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民风民俗，和我曾经插队落户当知青的砂锅寨和川南乡间相似。

现在经过通电话的提醒，拿夜郎坝和我写过的牛角井村争辩，又进入了一个怪圈。什么怪圈呢？“夜郎自大”这个成语，虽然不能说是褒义词，可在贵州的好些地方，诸如毕节、六盘水、黔西南州等山村里，都会有人认真地对我说我们这里曾经是古代夜郎国的领地，不但有传说故事，还有文物等等，并且要带我去看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往往只能笑笑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，省里的学术界对此有过一番争论，热闹得不亦乐乎，结果不了了之，以“和稀泥”的方式结束了众人的争执，说凡有根有据之夜郎的地方，都可能曾是夜郎国的领地。沧海桑田，历史时期不同，夜郎国的范围、郡邑几经变化，只有一样可以确认，那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，有依据有事实，才能得到认可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桐梓县的夜郎坝村，在唐贞观十六年(642年)曾置珍州，珍州下辖有夜郎县，县治所就在夜郎坝。那么，至少可以认定，今天的夜郎村在1300多年前曾经是唐代夜郎国的所在地。而牛角井村还能拿出夜郎王的玉玺来，那么是否可以以说，他们的历史更为久远一些，是古夜郎人栖息的地方呢？

贵州其他地方的偏远乡间，也有人说是古夜郎人生活过的地方，有的领我去看一截残破的城垣，有的指着挖开来的屋基，有的遥指山高处的悬崖，都讲是夜郎遗迹。比如说省会贵阳市花溪区有个偏僻的马铃乡，乡间的田坝坡地上产一种名为黑玫瑰的葡萄，村寨上的老乡就说这这里的很多村民就是夜郎人的后裔。我听着他们介绍的美丽神话传说，联想到其他地方关于夜郎的话题，忍不住问：“这些夜郎人的后裔，和当代也就是今天我们接触到的村民，在生活习俗、人际交往、为人处世上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那倒没啥区别，说话做事，都和普通的乡间村民一样。不讲出来，那就几乎感觉不到。”给我介绍情况的马铃乡人一脸认真道。是啊！于是我把自己的思考说了出来：关于夜郎人的遗迹和传说也好，诸如夜郎村、夜郎王使用过的玉玺，关于贵州省里苗王的故事、苗王城的修复、布依王的传说也好，还包括彝族的土司城堡、已开发为热门旅游地的安顺屯堡文化集中地……凡此种种，只证明了一点，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都曾经有过悠长的历史和文化遗存，随着历史的长河流传至今，殊途同归，都在各自灿烂的文化点缀着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。鲜为人知的夜郎村、夜郎遗存也不例外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一切保护好，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风化的民俗

□李天斌 整理

关岭坡贵凡化村，原来叫“繁花”，是布依族寨子，繁花意为花开得很多、很茂盛；后来，从安顺、平坝天龙等地迁来陈、王、杨三姓在这里定居，和布依族人居住在一起，后来布依族的族人们陆续地迁往其他地方，剩下也没有多少了。“繁花”这个地名，后来改为“凡化”，当时老一辈人们觉得“繁花”这个名字，主要意思是花开茂盛了，容易凋谢，寓意不太好，后来做纸(打报告)向上报，改成“凡化”。意思是教育子孙后代做一个平凡、有文化的人。

凡化村至今沿袭屯堡人的婚俗。举行婚礼的这天，男方要请押礼先生和属相相合的妇女随“双喜”的轿子(现为彩车)“扶亲”，女方也请两个同样的妇女来“送亲”，扶亲送亲到女方家去亲的妇

女要为女孩“揩脸(用两根线蘸水搽去额头上的开毛门上头)(梳发挽髻)。等“起轿”的吉时一到，点燃灯笼火把，“哭嫁”新娘在鞭炮和喜庆的唢呐声中哭辞父母，在扶亲送亲小姐妹的簇拥下，由本家哥哥或兄弟背上轿，越走天越亮地迎光晨曦前往夫家。到夫家后，在司礼先生祭告喜神“吉日良辰天地开张，车马回生”等礼仪中下轿，在“相请新人鞍上过，荣华富贵万万年”的祝福声中，跨过门口的马鞍和象征家业兴旺的火盆，进入堂屋举行“拜堂”。盖因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”婚礼的高潮大同小异，恕不赘述。小夫妻在聪明伶俐的男孩“举案齐眉，比翼双飞；白头到老，子孙富贵”的祝福“四句”中进入洞房喝“交杯酒”后，司礼先生拿尺子、秤杆揭开

新娘的红盖头举行“合巹”礼后，婚礼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就是“三天不分大小”的“闹新房”了。翌日上午的“受头”，是新娘在礼炮高鸣的神龛前，按辈分给全家叔伯行礼磕头，受礼者以改口钱的红包回赠；下午由族中至亲接人到家中做客的“走破路”后，新娘就可以在家里自由活动了。第三天上午的“发客”和下午的“吃团圆饭”，由兄弟或侄儿接小夫妻到娘家去“回门”后，婚礼就正式谢幕结束了。

此外，凡化村民俗还有许多。比如春祭、跳地戏、唱花灯。

传承至少逾百年的春祭习俗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代表性仪式，凡化的春祭仪式称为“抬白云菩萨”，类同于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抬亭子”，举办时间为每

年农历二月十八日，本质上是一个借助仪式形式教人维护国家统一、敬畏正义、团结乡邻、多行善举的民间信仰，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寨中都有较大影响。

凡化人最迟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开始跳地戏。凡化存留、传唱的地戏主要有两堂，一是《楚汉争锋》，二是《唐宋争锋》，两堂地戏折子戏约有二十多出，表演时演员和面具互不重复、借用。两堂地戏的编创都出自凡化黎族人之手，编创时段为清嘉庆年间，编创人为陈世启、王贵等人。自此，两堂地戏一直流传下来。

唱花灯也是凡化民俗。凡化地戏弘扬的是“要为国立世功”的家国理想，凡化花灯代表作《大闹元宵》则唱出了凡人爱国齐家、团结互助、向善向上的精神品格。



说起贵州安顺，人们首先会想到雄奇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、“中国最美水溶洞”龙宫、“喀斯特自然公园”格凸河，以及夏季平均气温21℃的中国避暑胜地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安顺的大山之中居然还生活着一群六百多年前的“明朝人”。他们现在所说的话是明朝的官话，穿的服装是明朝汉人的长衣大袖，住的房子是石头砌成的江南民居。你要是问他是哪里人？他会告诉你，南京应天府人，当地人称他们为屯堡人。

屯堡是明朝最基层的军事单位，部队一边种田，一边戍边，粮草自给。屯堡人形成的屯堡文化成为安顺的另一张名片。乘着暑期休假，我慕名来到安顺屯堡文化的代表——天龙屯堡，去寻找大山深处的“明朝时光”。

天龙屯堡坐落在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，是贵阳通往黄果树瀑布的必经之地，也是贵州较早进行屯堡旅游开发的景点，成为很多人结识“屯堡”的第一站。

相比大城市的酷暑难耐，天龙镇是一方清凉的天地，舒适宜人。这几天天气真好，天空那么蓝，白云悠悠地飘，连空气也弥漫着淡淡的甜。眺望远山，层峦叠嶂，云蒸霞蔚；广袤田野，满眼青绿，稻花香飘。如果从高处俯瞰天龙屯堡，石舍俨然，碉楼林立，寨墙高耸，垛口密布。这些泛着银色光泽的石头筑成的山中堡垒，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镶嵌在大地上，冷硬中更见别具一格的美。

走进屯堡则是另一番景象，街巷幽深，戏楼喧闹，古树浓荫。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，这里满眼都是石头：石头的院门石头的房，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，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，石头的碓窝石头的缸。就连屋顶也没有瓦，而是一方方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石片，贵州八怪之一的“石板当瓦盖”在这里就能看到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安顺属喀斯特地区，石头多、土层薄，烧砖造屋并不现实，石头就成了最好的建材。石头垒成的房子相当牢固，可以防风、防火、防腐、防鼠，民居与碉楼相连，形成易守难攻的建筑群。

漫步屯堡老街，仿佛进行一场历史的穿越，一景一物都展现当下的盛况。九道坎是最古老的建筑，最能展现屯堡建筑的艺术特点。它由九条石板路组成，每条石板路都是青石铺就，宽度仅够两人擦肩而过。这里每座沿地的石墙上都有十字形的“小窗子”，而从里面射出来，则是一个很大的洞。其实它是一个射击口，如果有敌人来攻，屯堡人从这个“小窗子”用弓箭、火铳往外射，甚至用锋利的竹竿往外捅，而外面的弓箭想要射进来则非常困难。正如他们所说，“要看房子老不老，先看窗子小不小。”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弯弯曲曲、细细长长的街巷，纵横交错、宛如迷宫，敌人一旦闯进来，就可以“关门打狗”。这里还有低矮的石门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，高耸的碉楼炮台“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”，独特的阵法布局“重机关，处处杀机”……石头建成的屯堡民居无不折射出强烈的军事色彩。

这些屯堡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又是如何延续几百年历史的？导游向我讲述了他们的前世今生。

明朝建立后，当时的云南仍盘踞着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，他恃山高路险，不肯降明。洪武十四年(1381年)，朱元璋发动“平滇之役”，命征南将军傅友德率蓝玉、沐英等将领，统兵三十万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平定云南全境。这场战争调动南直隶(今安徽、江苏、上海)、江西、湖广和北方部分地区的军人，被称作“调北征南”。为了把贵州作为永久的战略通道，“平滇之役”后，明王朝在贵州拓筑道路、修筑驿站，将西南诸省彼此连接，又让战后大军驻扎在各咽喉要地，设置卫所，震慑四方。安顺，素有“黔之腹、滇之喉、蜀粤之唇齿”美称，因此成为重兵屯驻之地。

当时贵州人烟稀少，朝廷又发动“调北填南”大移民，大量家眷、商贾、工匠、农民迁居贵州，江淮水乡的吴侬软语在云贵山地响起。他们与世居本地的百姓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创造了“明代历史活化石”的屯堡文化。屯堡人就是六百多年前从江淮等地迁往贵州的屯军后代。天龙古镇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进行了高度概括：“源出江淮六百年耕戎田陇，枝发云贵三千里守望家山。”

如今，在屯堡临街的石墙下，院门前，不时会看到身着宝蓝色宽袍大袖的女人，或纳鞋、或聊天，或摆摊，成为古镇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她们的穿着，你可能认为是少数民族服装，其实是明朝时期的汉服：头上缠着白色或黑色的帕子，两个耳朵上吊着长长的耳环，腰上系着青黑色的腰带，脚上穿着尖头绣花鞋。这种服饰俗称“凤阳汉服”，当时明朝人都以朱元璋老家的正统着装为荣。没有结婚的姑娘是不能戴头帕的，称为“小嬢嬢”。头戴白帕据说有两层含义，一是因为屯堡的男人经常去打仗，随时可能战死沙场，所以戴白头帕，就是时刻准备为丈夫戴孝，表示对丈夫的忠贞，丈夫可以放心地去为国杀敌；二是太平盛世象征夫妻和睦、白头偕老。长辈为了与儿媳区分开来而包黑色的头帕。她们的银耳环，不仅仅只是装饰。过去贵州崇山峻岭，瘴气丛生，如果耳环的颜色变黑，说明此地有毒，不可久留，银耳环是可以用来识毒的。

丝织的腰带叫丝头系腰，长一丈二，宽一寸半，两头各带一个中空流苏笼，垂下的丝缕有两尺长。在屯堡，用于丝头系腰的计量词是“棵”，就像在说一棵树。因为溯源而上，丝头系腰的丝线来自蚕茧，结茧的蚕儿则以鲜绿的桑树叶为食，木质朴实，木性坚韧，幻化成丝头系在屯堡女人的腰间，女人也便有了木的韧性，将根深深地扎入脚下的土地，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。她们穿的绣花鞋尖尖是往上翘起来的，以前里面藏着刀片，是女人的防身暗器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用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屯堡女人的服饰，就是“头上一个罩罩，耳上两个吊吊，腰上一个扫扫，脚上两个翘翘”。

在天龙屯堡，让我更为震撼的是，用六百多年前的方言唱出的“地戏”。隔着几条巷子，就听到“演武堂”传来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和震耳欲聋的厮杀声。“地戏”属于傩戏的一种，是军队出征前震慑敌人、鼓舞士气的一种仪式，后来很多地方已消亡变种，但驻守在西南的屯堡人却将其保留了下来。“地戏”的演出以村寨为单位，演员都是地道的农民，表演风格古朴粗犷，内容只有南征北战的武戏，没有文戏，强调忠君爱国的主题。因演出不用戏台，就在村野旷地进行，故名“地戏”。它是屯堡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一部分，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被誉为“中国戏剧的活化石”。

为发展旅游，天龙屯堡专门开辟“演武堂”表演“地戏”，供游人观赏。来到“演武堂”，只见演员头顶面具，脸罩青纱，背插小旗，手持刀枪，在锣鼓伴奏声中，互唱互打，场面热烈。看着挥舞的兵器、飞起的战袍，听着六百多年前的军中调控，我想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应该是无比的悲伤。但为了边疆统一、和平稳定，他们舍小家为大家，来到大西南这片土地上繁衍衍息，书写了一段“寓兵于农、兵农兼务”的传奇历史。现在，他们通过“地戏”表演，传承和弘扬家乡的服饰、饮食、娱乐等文化习俗，寄托对故土的思念之情。

“应天策马驰骋中，戎边戍戈重商农。烽烟远逝屯堡韵，千载犹存大明风。”一座石头古城，一身怀旧古装，一出原始古戏……屯堡在这里渐渐沉淀成一段记忆、一种生活、一方文化，在现代文明的辉映下愈发发生动鲜活。你可以穿过时间长河，来贵州屯堡“梦回明朝”。

